老大(蒼雲):蒼謹言
老二(霸刀):蒼瑾妍
老三(藏劍):赫連滄
老四(五毒):蒼雨雁
老五(純陽):蒼雨翎
老六(長歌):蒼若歌
老七(蓬萊):蒼雨瀾
老八(七秀):夜雨亂紅

章一

說來可能令人難以相信，蒼姓一家是五胞胎加上一對龍鳳胎和一男的組合，雖然，都是被撿回去養的。

龍鳳胎是長子和長女，老大謹言，老二瑾妍，這就是蒼家長子和長女的名字。至今為止，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自家母親給他們取了同音不同字的名字。

「畢竟是雙胞胎，這樣很有趣不是嗎？」取出這樣名字的人臉上帶著絲毫不想負責任的笑容，笑呵呵地說道。

「……？」長男和長女為此感到疑惑不解。

他們怎麼就沒有失手砍死這個無良母親？

老三則名為赫連滄。

至於為甚麼他為甚麼是這個名字？老三對此對母親發出疑問。

「噢，當初撿到這你的時候，身上留有個玉珮，上面刻著赫連二字，我想著應該是你原來的姓氏，就姓赫連了，至於為甚麼是水字旁而不是草字頭……單純是因為這樣，寫起來比較好看。」

「母親，您是認真的嗎？」就因為好看？搞得他整個童年都在想自己為什麼跟家人姓氏不同，就連唯一有機會沾上邊的字，還是不同部首。

「很認真。」身為一家之主的蒼弦微微一笑，「既然能讓你知道本來的姓氏，就有機會找到原生家庭不是。「就算姓氏不同——」蒼弦抬手摸了摸老三的頭頂，「不論如何，你們都是我的孩子。」

一旁的老么沉默片刻，陰陰道：「三哥你這樣還好，我可是連姓氏都沒有。」她瞪著自家笑容尷尬的母親，「為何就我叫夜雨亂紅？這是歌賦嗎？」

「這個，嗯……」蒼弦尷尬地揚起嘴角，不知該做何解釋。

畢竟，老四蒼雨雁、老五蒼雨翎、老六蒼若歌、老七蒼雨瀾——就只有老么的名字特立獨行。

她是不會承認這是隨手翻書給取的。

說出來可能會遭受全家的怒火。

——畢竟老么最受寵。

「總之，你們未來有想要做什麼嗎？無論你們想做什麼，我都會盡力支持你們的。」蒼弦看著子女們，如此笑言，「但是如果想閒賦在家靠娘親養，那是不可能的。」

八個小孩你看我我看你，最後所有人看向老大蒼謹言。

「阿言，你先說說？」

沒有遲疑太久，長子開口道：「我想……成為能夠守護重要之人的存在，我想去雁門關。」

長子剛說完，長女瑾妍舉手，緊接著發言：「我！我想去霸刀山莊！我嚮往那種恣意的感覺！」

「我想去藏劍山莊，成為有錢人，養活全家人。」老三剛說完，所有人看向他，眼中無不是崇拜和狂喜。

接著老四開口,「我打算去苗疆學習蠱術,要是有人敢欺負我們家的人……」她笑笑,「我就下蠱整死他們。」

「我想著,去純陽宮吧。」老五小聲開口,「之前出去撿野果子被強盜纏上時,是純陽宮的道長救了我,我希望能報答當初的救命之恩。」

「你被欺負了怎麼沒跟我們說?」蒼弦眼中透出驚訝和憤怒,「就會欺負老弱婦孺,那些強盜,真是該死,連我們家小五這樣的孩子都欺負!」

「就是!」長子和次子異口同聲,臉上都是憤怒的表情。

斷斷續續地發表完憤怒後,眾人平息脾氣後,目光來到老六身上。

老六發現眾人看著她,她歪了歪頭,「我想去長歌,至於原因——因為我的名字,感覺很適合,再來就是,我也挺喜歡古箏或古琴的。」

「學音樂好,修身養性。」蒼弦頷首,「當初給妳取這名就是因為妳在大哭的時候聽到了古琴的樂聲而停止哭泣呢。」

老七接著開口:「我想去蓬萊,見識海外是怎樣的地方。」

老么看了看大家,掰著手指算算,「我想學跳舞呢,不如……去七秀坊吧。」

聽完了孩子們的志向,作為母親的蒼弦很欣慰地點頭,「太好了,你們都有自己的志向了。」

蒼弦站起身,回到自己的屋裡拿東西,再度出現在花廳時,她手上捧著一個梨花木匣子。

「在你們還小的時候,我就想著,終有一天你們會出去闖蕩這個江湖,探索這偌大的世界,所以我給你們每個人各存了一小筆銀兩,想著……作為你們出門闖蕩的盤纏。」

她邊說,邊打開匣子,「一人一份,大家都有。」她將銀票分給孩子們之後,開始諄諄教誨,「在外財不露白,記得一張換成碎銀子,剩下的要貼身收好;出門在外要注意安全,有緊急的事情,就找官府求救,千萬不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知道嗎?」

眾人一開始都愣愣的,直到蒼弦說完話,他們鏗鏘有力地回:「是,母親。」

章二、長子的回合

直到人已經站在雁門關前，蒼謹言仍舊有些恍惚，覺得一切都不真實。

來自自家母親給予-的盤纏還有剩餘不少，而他也謹記母親所言，一路謹小慎微，沒有遇到什麼意外。

他跟在引路的士兵身後，面上沒流露什麼情緒，內心卻已經千迴百轉。

「新來的名喚蒼謹言，被編制到你們這個小隊，好好帶，不要欺負人家，知道嗎？」

在對方的引導下，他立刻與前輩們打招呼。

正式成為蒼雲軍的一員。

雖然過程艱苦，蒼謹言寫信回家也只是往好了說，一切苦水都往肚裡吞，他不願家人擔憂，希望自己能盡快成為獨當一面的軍人，保家衛國。

而他也斷斷續續從母親的來信得知弟弟妹妹們的近況，「有點想他們了。」夜裡，看完信的蒼謹言發出嘆息。

「想誰呢？」

「我的家人們。」

「唉，也是。」

「我也想家人了。」

同住一屋的同袍們紛紛開始七嘴八舌地說起家裡人和家鄉是怎樣的地方。

「不過呢，我們很幸運，能得以保衛家園，還有可以念想的家人！」其中一人做出結論，得到眾人的一致贊同。

蒼謹言聞言，露出一笑，附和對方，「沒錯！」他何其幸運，雖是孤兒，但卻仍舊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儘管母親是個不著調的人。

時間荏苒，蒼謹言跟著軍隊參加了大大小小的戰事，一路慢慢往上爬，成為了他想成為的人。

＊

「要是我不寫信說我病危，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回來了？」蒼弦坐在主位上，看著低頭認錯的長子，瞧著他因北方寒冷而粗糙了不少的面容，「說吧，什麼時候娶妻生子？老三都有論及婚嫁的人生伴侶了，我真的很擔心你啊。」

蒼謹言聽聞弟弟要結婚，不禁呆愣的抬起頭，「你說什麼？」

「是來自天策府的姑娘，」

蒼謹言在想自己或許該坦白，自己不打算娶妻生子——畢竟作為軍人是有可能隨時喪命的。

蒼弦看著兒子躊躇的神情，暗道不好，她抬手甩了甩，打斷長子的思維，「好了……快去做幾件新衣裳，一個月後你弟弟就要娶妻了。」

直到參加完弟弟的婚禮，感覺自己孤身一人的蒼家長子獨自一人站在院落，看著高掛夜空的月亮，深深嘆了一口氣。

「或許……」該聽母親的話？

一周後，蒼謹言硬著頭皮在自家母親那彷若殺人似的眼神下翻身上馬，策馬離去。
「嘖。」
氣死老娘了，勸不聽。
活該注孤身。

蒼弦看著長子的身影隱沒在視線的遠端，不禁又嘆了口氣。
「傻孩子。」

＊

在那之後，蒼弦偶爾收到長子來信，每回都慶幸不是收到殉職通知，再後來，她終於欣慰地看著長子結婚了，娶了來自萬花谷的女孩兒，她瞅著長媳的年紀，掰指算了算，好幾次沒忍下把兒子送去衙門；但轉念一想，至少兒子開竅了，沒有注定孤老，也該欣慰了。

而讓蒼弦氣到不行的是，長子在婚假結束後，竟然又回雁門關，還不把妻子一同帶走。

「其實我不介意妳不在跟前，跟老大這樣分隔兩地……」蒼弦臉上笑容僵硬，恨不得把長子抓回來打一頓。

爾後，她派出長女和次女護送長嫂到長子身邊。

「新婚夫妻就該蜜裡調油，搞什麼遠距離婚姻真是……」長媳在婆母的碎念下，羞紅了一張臉，鑽進馬車裡。

「一路小心。」
「放心，我們會把嫂嫂安全送達的！」

後來收到來自長子的感謝與道歉兼併的信，作為母親的蒼弦讀完，又好氣又好笑，終究是停了想再寫信罵人的心思，提筆轉而寫了家裡近況報平安；末尾本要補一句讓長子快點開枝散葉，想想還是算了，日子還長著。

章三、長女的回合